

歷代 日記叢鈔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faint, sepia-toned illust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y desk. In the center, an open diary or ledger is propped up, showing two pages with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To the left of the diary, there is a dark container holding several brushes. A small lamp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desk.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historical and scholarly.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鈔

第九六冊

© 2005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58: 111–118

煉齋曰
記八卷

半園居士



民國十二年
刊於都門

于中丞日記序

先師次棠中丞于先生日記若干卷嗣君筠厚太守翰篤編次寫定以授梓人寄元吉校訂且序其端竊維先生少登翰苑晚綰疆符敷歷中外四十餘年政事文章赫然彪炳固久爲海內宗仰矣惟是衾影之地獨知獨勉功深於人所不見者惟箸錄於日記中且數十年來國家多故民生國計風俗學術盛衰升降之故日記所述往往有公牘章奏之所不能詳者尤讀書論世者之所取資也特先生深自韜閤不以示人憶侍學南陽時請業及之先生不許惟謂戊戌以後差可存云此猶程子某在何必觀是書之

意也今先生捐賓客十餘年矣先生之訓不可得而聞先生之心尙可得而彷彿者賴有茲編之存不加搜輯使就湮沒此子孫與門弟子之罪也讀先生之書不能考先生之學以求先生之心徒以廣聞見資論說則又非筠厚今日校刊之所期也先生之學何如乎明道有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由體驗得來先生之學亦得力於體驗爲多自云志學之始寢饋於張清恪正誼堂諸書最久通籍後從倭文端公受省身克己之學旣而與文侍郎治邊制軍寶泉李方伯永清以學行相切劘一以朱子爲宗又以善體朱子之學莫如陸清獻故雖王事鞅掌案牘山積朱

子全書三魚堂集未嘗去左右云其見諸躬行者居敬致知誠明並進端坐直立目有光芒沈默寡言望之甚威及與人語謙和可親天性淡定一無所嗜人世之榮辱喜愠絕不一動其心元吉從游之久卽危疑震撼萬端叢集之境皆從容如平時未嘗有驚悚之色厭倦之容也其教人也宦轍所至必興學校聘名師訂規程每月必三四次躬親講授故荆皖人士咸奮於實學至今深山窮谷中猶毅然不爲異說所惑皆沐先生之化也其用人行政正己率物崇實黜華絕餽遺抑僥倖自備兵提刑及其擁旄開府務持大體通下情所至以洗冤澤物爲急民懷吏畏所部

肅然豪強屏迹遠人亦憚其廉威所薦拔之士建白咸可
觀亦有爲名臣循吏者其蠹役奸吏不幸爲所屏黜退而
自省久之亦悚然服先生之公而泯其怨尤其有因一時
一事偶挂彈章已而深察其人真有悔過之誠其才足以
備緩急之選不憚平反復予湔除罔執成見蓋於黜陟之
中隱寓陶成之意故人才奮興政無不舉至於爭天山劃
界之失膠澳租借之非先後糾參辜恩溺職大臣直聲震
天下猶其顯然者也先生每歎國勢阡危由於治軍無法
軍法不講由於武人之不知書天下欲治須文臣知兵秀
才能隊甲午之役先生幫辦依誠勇奉天軍務爲之選將

增兵籌餉請械聯絡民團以壯軍威時國軍失利敵騎長驅直入金州復州相繼淪沒不能越海城一步誠勇入奏謂得先生襄贊爲多庚子聯軍逼都城先生巡撫湖北奏請勤王檄元吉教練親軍先生不時拊巡親爲訓迪勉以忠義教以知方諄諄如訓諸生軍士多感泣者使先生之說果行於當時亦何至有今日之憂哉觀此則先生所學無不由體驗而來所謂隨時隨處皆有涵養未發之功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無異真得龜山延平相傳之家法也嗟夫先生忠君愛國勤政愛民屢起屢廢卽仕卽學視清恪清獻軒輊何如非末學所得知至扶正學之統折衆說

之紛守紫陽遺緒體立用行可以對大廷而質幽獨者觀
於日記可以知其所臻之功候矣回憶光緒丙申先生布
政吾皖元吉年二十餘先生具書禮札縣令聘長敬敷書
院晉謁之際遽以遠器相期辛丑退居南陽更承提命蹉
跎至今志業無成良用內愧撫卷沈思喜筠厚善承家學
不墜淵源且能昌大先業謹述所聞俾讀先生日記者得
攷先生之學以求先生之心而致其體驗之功亦因以自
警焉門人黟縣胡元吉拜撰

棟齋講學質疑

男翰篤編錄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門人王莘林參校

太極動靜說質疑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其靜體而動用者乃陰陽已定之分也夫動前有靜靜前有動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然通書之言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謂之源似不得以用言矣朱子引通書釋太極既曰靜體而動用而所謂用者化育流行之本則屬之天而所謂體者萬物立成之後則屬之人物似不無先後之別雖朱子亦言太

極圖先說陽動亦姑就此說起而先後之序似非無意夫
天人一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太極之先動
後靜若有不同何也竊嘗疑焉因爲說以質之蓋天命流
行之本體貫乎動靜之中雖時分動靜而道則流行無間
停息故陽能兼陰動則兼靜雖對舉言之陰體而陽用然
靜亦動之息耳故程子曰動之端見天地之心延平問答
亦謂動而生陽此只是理朱子亦謂此混闢無窮之妙蓋
由是以生人生物皆恃乎此此動而不得專以用言也至
賦於人而爲性而動者靜矣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者則天繼之者善固已屬之有生之前則成性已居其後

矣此成人成物之始通書所謂以誠立言之也雖天命流行之體斯時在人者亦未嘗息然其體固靜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朱子所謂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皆謂此也常人以動而失本然之體聖人主靜以復性之初此天人之所以不同也故朱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然天地雖化育流行而靜體動用之常自在非收斂無以發生非專一不能直遂設無靜以息之而動之妙竭矣特體用循環只在流行中耳聖人雖主靜以立人極而心體流行之妙自然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

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設有靜而無動則道幾乎息矣特心體流行必以靜爲本耳此天人之無不同者也故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是以周子曰主靜矣而程子則不曰靜而曰敬蓋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此尤善體夫化育流行之妙與靜體動用之常一以貫之而太極在我矣要之始陽而成陰者由天之化人流行之本也本動流靜者體立用行存主之功也識流行之本而後知誠立之源盡存主之功而後全流行之妙一而二二而一

也羅整庵有言以流行言之則靜亦動以存主言之則動亦靜亦此意也

所疑處似不免牽扯之病以下援說太多頭緒不甚清楚不見自家意思僭妄狂率直布所見如此要之未必是也所以來誠切之誨耳

七月十七日辰刻

太極之主靜主乎性而言也靜爲陰義之本體動爲陽仁之本體也程朱以未發已發言者兼乎性情而言也仁爲性之全體義爲制情之妙用也然言義體則靜能涵動不言仁而仁在其中矣言仁體則動必根靜不言義而義具於先矣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周子之意也元者善之長

程子朱子之言未發然也

仁義體用疑說 二十三日燈下

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義與正之謂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言仁義而中正在其中矣朱子註云陽也剛也仁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也柔也義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其他論答仁義體用之說非一其最爲明悉賅備者則有如所云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

綜交羅惟其所當其晰言之如此然則太極圖之體用其屬陰陽言之無疑矣故朱子又云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夫所謂專言之仁也然因問揚子仁柔義剛之說則旣曰仁主發生義主收斂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矣何以又曰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卻剛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卻柔又答揚子之意云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也細繹解語理誠有然然剛柔卽是陰陽之謂何以以陰陽言之體用又互異如此且周子之所謂主靜朱子所謂聖人以未發之中爲已發之和者其言有曰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